

雪落蒜市口

□任林举

雪一落下来，时间的秩序就乱了。

清晨推开鲁院的窗，竟记不清正在到来的是哪年哪月哪一天。前一天走过的路和今天想走的路，都被干净、洁白的雪遮盖得严严实实，没留下一丝缝隙。心亦迷茫，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也突然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或“下脚”了。

走在覆雪的路上，每迈出一步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莽撞。现实中的一切，一经白雪的覆盖，似乎都幻化为深不可测的岁月，而岁月里的收藏，又一向难以言说。于是，每走一步，内心都会生出些许的不安和疑虑。

就在一只脚刚刚落地的瞬间，已经有隐约的呻吟从暗处传来……

踏雪寻梅。只可惜，我的东北老家不生梅花。虽然生命里不可回避的雪总是会年年纷飞年年落，却怎奈无梅可寻。那么，这很有些浪漫气息的想法或念头，究竟是从哪一年发端的呢？是陈晓旭领衔主演《红楼梦》的1987年？是读理工科学校时几个男女同学相约踏雪的清晨？是很早以前那些伴着煤油灯偷看《红楼梦》的深夜？是更早以前那个蒙昧混沌的生命起点？也可能，就是曹雪芹告别江宁，初居蒜市口的雍正六年吧！

那好。就让我们结伴同行，趁白雪暂时弥合了时光的缝隙，穿过北京城，去昔日蒜市口追忆那个著梦、咏梅的人。

我们出发，从芍药居的鲁院到薛家湾附近的蒜市口，需要在时间维度里斜插大约280年，否则就只能到达瓷器口而永远到了蒜市口。举目远望，头上是灰暗的天空，脚下是茫茫的白雪，车在北京横平竖直的马路上行进，宛如穿行在某个隧道之中。如果将时间的指针倒拨280年，我们的脚下肯定无路可走，那将是大片空旷的荒野，沟壑或阡陌纵横，又有厚厚的积雪覆盖其上。管你乘坐什么车呢，都只能止步兴叹：世路难行啊！即便到达那个被称作“十七间半房”的去处，因为费了太多坎坎坷坷的周折，穿过了太多

莲花（外一首）

□孙大顺

莲花开了。太阳是我的 春秋虫鸣是我的。澄明，仁厚，祥和 也是我的。一条小溪从纸上 流向江河，在清澈的岸边 等众多生	吐出落荒而逃的中年 尘归尘，土归土。从前世到今生 时间磨成了针，贼一样掠夺我的 悲伤 现在它停了下来，两个永不见面的 敌手
莲花开了。一小节荒芜的 光阴是我的。还没来得及转身 洁净后的淤泥是我的 这一生过后，那张吵闹的欠条是我的 越来越近，我等着怀揣口信的人 羞辱我	互相宽恕，互诉衷肠。起风了 必须用阳光洗亮昨日的戒律 天地才不会晃动
莲花开了，如果我是其中一瓣 我将回到无药可治 百病缠身的故园。尘面素衣 和不修边幅的草木 一起修行	这之前。我在菩提叶上坐了一个晚上 想想已过的半生，隐于市，隐于草屋， 隐于汉字之间。有几次给流星命名的 机会
佛 缘	我不是苦行的人，人世的声色犬马 磨难和不幸。像鼓楼上的钟摆 在修远的路上，混在盐粒和白发中
我来的路上，已掏空了 身体里瓦片，朴素如雨后茁壮的草木 轻得像一片月光。我原谅了 骨质里的软和早已化成水的冰 这之前。我已素食三天 以露水洗面。吐出落日	我是众生的一个，竹篮里的一滴水。 迷茫和羞愧 让我满怀虔诚之心向佛，向缘 那儿有一盏高悬的明净之灯 让我的双膝生死相认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最后一场秋风谢幕，东北人就开始忙着“猫冬”了。

东北人的“猫冬”可谓是色彩纷呈，就说吃食吧。入冬之前，东北人家家家户户都会腌上一缸酸菜，再把大白菜、土豆、萝卜、胡萝卜等越冬的菜储存在温润的菜窖里。而刚刚从土里走出来的大葱却不能享受此待遇，它要在秋日下晒上几天，直到脆嫩的葱叶蔫软。去除多余的死皮，择下枯黄的葱叶，再把它们十几棵一捆地挽在一起。至于一捆的数量，要视葱的大小粗细而定。巧手的女人挽出的葱捆利落干净，宛若新娘子脑后的发髻。挽了漂亮“发髻”的大葱，并不是去温柔乡里嫁人，而是置身到房顶或是背阴处。等待它们的将是寒风和冰雪。

经受冰与火的洗礼，这或许就是大葱的命运，因为寒冷不但能让它们保鲜，也能消解它们呛人的辛辣。

东北特有的气候和东北人豪爽的性格，注定他们在饮食上也不拘一格。酸菜血肠白肉、羊肉火锅、猪肉粉条、卤水豆腐、白菜木耳、土豆丝等，但这些家常菜并非都是东北人餐桌上全部的写照。东北人的性情似火，刚正不阿。所以，他们对待食物和零食的癖好也令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人匪夷所思。生长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虽然没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但生活也是贫瘠的，吃食和零嘴比较匮乏单一。多数人家都不会有闲钱给小孩子买零嘴，即便是殷实的人家也很难能买到品种丰富的食品。几粒糖球，一把瓜子，几粒花生，一根冰棍……若是能吃上一串糖葫芦，孩子们都美得睡不着觉。因此，我们都盼着过年。只有过年才会拿着根本到粮店买回按户供应的瓜子和花生。我带着大弟，在冷凄凄的风中买回瓜子和花生后，就兴高采烈地等着母亲炒。可母亲把这些东西都装到一个纸箱里，要等过年吃。母亲还把这个纸箱吊在墙上，说是防老鼠。谁知道母亲的心里，是不是也防



罗星塔

啃 冬

□薛喜君

着我们这些长着两条腿的“耗子”呢？傍晚时分，我常常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吊在墙上的纸箱子舔嘴抹舌地吧哒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老百姓的餐桌上饭食也逐渐多样化。从南方运来的各种蔬菜，如蒜薹、菠菜、油菜菜等也上了饭桌。但是，这些菜的价格高，一般人家很少问津。再后来，市场上就有了速冻豆角、茄子、辣椒等，价格便宜，填补了东北人家冬天饭桌上酸菜土豆白菜萝卜的单调。与此同时，小孩子的零食也逐渐丰富了。过年时除了瓜子和花生，父母也会买些冻梨、冻柿子、冻花红和糖果。当然，若是父母的手头宽裕，还会买十几斤国光苹果，三五斤柿饼、蜜枣或橘子。

我们正是贪玩贪吃的年龄。为了能吃上一根冰棍，常常骗父母说铅笔用完了。把母亲给买铅笔的钱，抽出3分钱买一根冰棍，在亮如镜面的冰上一边溜滑，一边吃冰棍。尽管嘴唇和鼻尖都冻成了红色，可一点儿都不觉得冷，相反，还觉得在同伴面前无限风光。

冬天，在冰上抽冰袋滑爬犁，是东北小孩最家常的游戏。无论是抽冰袋还是滑爬犁，都能让周身热气腾腾。渴了，跑回家溜进仓房拿一个冻梨，第一口下去只是一排牙印，第二口下去，冻梨就会掉下一块茬儿。一口接一口，锲而不舍地啃下去，满嘴就充斥着软糯的梨肉和酸甜的汁液。据说，

程如期开挖。结果，拆去十八间房后，十七间半的地基露出来，“故居”的身份得到进一步确认。事已至此，最后还是“故居”让位于地铁。2008年，部分文化人重提“故居”复建计划，但那十七间半房上边已经建成了地铁站的通风口，要建也只能移至他处。移向哪里呢？向北，有40米的空间，但已经有了地铁的附属设施；向东100米，可以考虑，但没等方案落实，一个小区的民居已经捷足先登，拔地而起……

曹雪芹生于乙未，康熙五十四年，肖羊。终其一生贫困潦倒，著书劝世，也劝慰自己。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年，又是一个羊年，他自己也可能感觉活得了无兴趣，早早地结束了悲苦的一生。宿命论者认为，肖羊的人多运势不济，“十羊九不全”，命苦。这种来自民间的说法大多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只是“应”到曹雪芹身上时，准确得出奇。说命苦，他又岂止今生命苦？人已离世几百年，那若不是仍在延续吗？生前的居住之所，荒凉辽远一点儿也就罢了，可在他死后为何偏偏又摇身一变变为寸土寸金之地？以至于后人们争来争去，始终不肯把一个“没价值”的纪念馆在“黄金地段”建起。后来，又听说地铁站地下二层过道上画了一组《红楼梦》主题壁画，我们专门买票去看一趟。壁画的位置刚好就在那十七间半房子正下方二三十米的样子。看罢，一千人从长长的地下通道往上走，鱼贯而出，我突然想起了去某个古墓看壁画的情形。当然，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人的通道，人的活动场所，深埋的只是文化。

出来后，感觉天色明亮许多。那个立在曹雪芹故居遗址之上的地铁站通风口，显得格外突兀。我站在21世纪的雪里，沉思良久。我并不想抱怨这个通风口，虽然就是因为它，文化才左腾右挪怎么也找不到一个通风喘气的地方。我只是心中有一点儿凄凉，因为文学，因为那个曾经替人类流了很多眼泪的人。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

入了冬，闽地也有了几丝寒气，江水望过去更是多了几分寂寥。马尾渡口边，石砌的老房子，散着斑驳的黄，青苔于房脚下肆意生长。栏杆和路都是大块条石所成，红艳的三角梅从墙角逶迤而出，狗三两只，或蹲或立，全都瘦而精神，不远处，一位妇人正在江边洗衣裳。这一切，让人恍惚坠入旧梦中。渡口依旧，墙皮上的几个大字早已被岁月带去清晰的样貌，像一位老人在诉说着昔年盛景。彼时，从马尾到福州，靠舟楫往来，许多人上班、买菜、念书、串门，皆从这里上下，人影绰绰，小水渡口与人们的谋生、婚恋、出游紧密勾连。而渡口边，自然成了商贸旺区，潮湿的空气中，各种叫卖声、讨价声、嬉笑声夹杂着鱼丸扁肉拌面的鲜味，一派人间烟火的香甜。至今，马尾渡口边还难得地留存着一片民国时期的老房子，青石洋房、老式的自行车、杂乱的电线，据说不少电影都取材于此。我很爱那红色三角梅映衬下的绿漆大门，坐在门槛上看一只猫爬树，小家伙滑下又爬上，爬上又滑下，乐此不疲，看的人也是意趣盎然。

更难得的是还有船坐。渡口边，泊着三两只小渔船。绿的、红的、黄的漆着，样子细细长长的，也许称得上是扁舟了。猫着腰进了船舱，见角落里放着一口锅一把菜，这该是船主的日常了。船主是个女人，常年风雨雕刻的脸庞看不出实际年纪。老一辈的渔民，大多上了岸，只几个人还留着，捕鱼早已是其次，留恋的是这种江湖漂泊生活。见她坐在船头，摇着橹怡然自得，我在舱里哪里坐得住，出了舱，坐在船的另一头。“白鹭，白鹭！”我指着江中绿色灯塔上的白点喊。听到淡淡的回应：“前面更多。”果然，小船越往江中驶去，我们离江中洲也越来越近了。水中有一片沙洲，沙洲头立着一棵树，细瘦，芦苇在风中摇曳飘荡，三五成群的白鹭在湿地上或栖息着，或拍打翅膀腾空天空中飞去，它们羽毛洁白腿脚细长，看上去十分优雅自在。我不敢再让小渔船靠得更近，怕惊扰到美丽的生灵，只乖乖坐在船头，看这一片清静江面、绿意沙洲。回头朝岸边望去，高楼耸立，轮笛轰鸣，但岸上的喧嚣和人气都已淡去，渺渺江水相隔，不禁有几许逃离的窃喜。

此处是闽地三江汇合处。闽江东流，被南台岛分为乌龙江和白龙江，加上琴江，三江于此交汇，冲积出一片湿地，更是历史风流的际会。1912年的4月，江上缓缓驶来一艘“泰顺”轮，边上是船政局派出的“元凯”号护航。刚刚辞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来考察闽江下流及马尾港地理形胜。此行显然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5年后他撰写《建国方略》，专题论述港口建设，对马尾港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划。

这该是一个风起潮涌的地方，或辉煌壮丽，或悲壮沉郁，都闪耀着独特的历史光芒。江水平静向前，如同翩翩白鹭，从不多言一句，但流淌着威继光荡尽倭寇的英勇、林则徐抵御外夷的智谋、郑和下西洋的骄傲，流淌着无数英雄人物振国兴邦的豪情壮志。特别是“左沈共襄”的马尾船政和一场持续不过半小时却成为历史创伤的海战，成为一个民族深刻的记忆。那是晚清，彼时的混乱大局，捧出了几多精英，其一就是左宗棠。“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1866年，这位重量级人物官拜闽浙总督。事实证明，左公的确见识过人。他坐在总督府里阅阅文书，一抬头看见了闽江口外的大海，上书奏请设局监造轮船。准。然西北战事忽起，朝廷又速将左宗棠调去，临行前，左宗棠向朝廷推举了一个人：沈葆楨。沈葆楨出任船政大臣，择址、建房、聘人、筹措经费、购买机器……创办船政学堂、培育自己的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的宏图就在这些具体琐碎的事务中一点点实现了。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首届学员百余人。学堂先后派出了四届学生分赴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等国留学。这些学生几乎都成为水师骨干或海军将领，比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詹天佑、魏瀚等，同时，船政厂也已经制造出战舰与商船20多艘。

如此苦心经营了近20年，然而，1884年的一声炮响轰碎了福建海防的这场美梦。农历七月初三，法国侵略者突袭，“窝尔达”号舰射出惊天动地的第一炮，正在甲板上谈笑风生的福建水师官兵，刹那全都惊住了。随后，10艘法国军舰炮弹齐发，一排排水柱在江面上升腾。硝烟滚滚中，江上浮尸累累，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史载，水师官兵殊死抵抗，或在沉没前一刻仍拉开引绳射出最后一炮，或撞击法国军舰以求同归于尽，整个场面充满了酷烈和悲情。

历史至今依然有迹可循。江岸那边，外观形似一艘劈波斩浪的舰船的建筑，就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了。馆里，透过玻璃展柜里的文物、图片、模型，海战之殇仍令人有锥心之痛，只有参观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时，国之强盛与崛起的自豪充斥于心，方得安慰。福建船政为我国近代输送了大量海军军官将领，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近代工业技术人才，成就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今日，马尾造船厂更是中国南方重要的船舶生产基地。但看历史尘烟滚滚，一代又一代人杰，才有此处的一江平静。

这里的故事充满着铁血、壮烈与豪迈，似乎成了男人的世界，但奇妙的是，就在船政博物馆附近，一座巍峨罗星塔，记住了一个女人的婉转柔情。《闽都记》载：“七娘有息，豪谋杀之，抵其夫于法，谪此闽南。”柳七郎不幸在福建死去，柳七娘变卖了家产到罗星山建木塔为夫祈冥福。后来有风水学家认为，江河下游建塔，可以培风水，振文运。罗星塔就地重建。我没有查证罗星塔重建后此地如何宏开科名，但近代几位声名赫赫的福州籍大家，总是被一再提起，比如严复和林纾。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海军元老严复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学贯中西，翻译的《天演论》等点燃中国思想界，影响了无数后人。林纾个性鲜明，其撰文怒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典故人人皆知，他一生不谙外语，却翻译了180多部小说。有趣的是，林纾正是在此江泛舟时开始了翻译。正值烦闷，江上散心，同船友人说起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林纾被触动，动了翻译之念，“林译小说”后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专门术语。从此，这里的江水除了一副刚强军人的坚毅表情之外，又多了几分文豪才子的浪漫心声。

时近黄昏，船该回了。不舍地辞别江中绿洲，以为要回到热闹尘世。谁知被带到了一片湿地前：芦苇荡里，白鹭三两只，野鸭一群，一丛丛菖蒲开着紫色的小花，又是一番景色。船主摸到一排排自然，抬起鱼儿三两只。那是江水退潮时挂在网上，属于大自然的恩赐。我瞥见她被风雨雕刻的脸庞，漾开了一朵笑意。旁边，一只大白鹭，像绅士一样漫步，然后振翅，起飞，很快飞向了遥远的江面。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福建作家班学员）